

讀《人在旅途》 —— 一個人的朝聖路

文/劉芳杏（中國雲南）

初秋，日子清淺，在文學群裏遇見了王冬老師，一樣是八零後，還是一位金融從業者，很佩服這樣文理相容的才子。

《人在旅途》這書名初看便使我想到了《一個人的朝聖》，這朝聖雖不同於哈羅德的路途，但都是通過一直在路上，以生活為信仰，從旅途中去洞察百態、解讀人生，是一件極有意義的事。就像作家卡蘭諾在代序中寫的一樣，旅途便是用生命在“丈量詩與遠方”。

隨著筆觸一直在文字中暢遊，很幸運好多地方都曾留下過我的印記，在旅途中的所見所聞及所感，一樣樣記錄下來，實為幸福和滿足，這一點我要向王冬老師多加學習。

在旅途中窺探這世間，頗為有趣。來到秀美的江南，賞煙雨樓閣。我中學時期就對江南有著極度的中意，時常會在想像中勾勒夢裏水鄉的情景，幻想著有一天能在一個古鎮上長住一久，去真真切切地融入當地的生活。那時更多的是夢，是浪漫，後來真的來過以後，便有了更深的認識。比如書中所寫的寧波，說到鄧麗君的《小城故事》，才知道原來講的便是這兒；走進梁祝文化園，對四大民間故事之一《梁祝》有了更近一步的認識，更深刻去感懷化蝶的愛與悲痛；走進天一閣，這座中國現存最早的私家藏書樓和亞洲現存最古老的圖書館，讓我久久不願離開，我真的從來都是對圖書館沒有絲毫抵抗力，在書海裏暢遊是太幸福的事。

隨之來到無錫錢鐘書故居，這有我最羨慕的文人愛情之一的錢鐘書和楊絳先生，關於《圍城》，我看過小說、話劇、電視劇，每一次都有不同的感觸。錢鐘書的博聞強識令人折服，他與楊絳的“琴瑟和絃，鸞鳳和鳴”也被王冬老師再現。

在讀這篇文章時有一種曾去蕭紅故居參觀的感覺，是一份痕跡的展現和紀念。

“千裏之外，遠東之行”，作者到了東北，來到了東方小巴黎哈爾濱，走過我最愛的中央大街，坐過我曾坐過的松花江畔，來到聖索菲亞大教堂.....這曾是我奮鬥過的地方，像是我的第二故鄉，就像書中所說的“愛上一座城，也許是為城裏的一道風景為一段青梅往事，為一座熟悉老宅”“沒有前因，無關風月，只是愛了”。

廈門、香港、臺灣、成都、重慶、北京等等很多自己曾到過的地方都在書中一一呈現，北京奧運和上海抗疫我也感同身受。最有代表性的上海抗疫，當時我不在上海，但是我們在雲南作為志願者為上海人民捐贈了很多的物資，一車車歷經千里拉到上海支持抗疫。當時我們接收和搬運捐贈來的物資，前前後後一直忙碌，但卻快樂著。其中，令我印象最深的是《上海記疫》之三遺忘 VS 重視，裏面寫到作者朋友描述的一段場景，一個賣煎餅的大姐，對於這類的題材，是生活真正的寫實，一直也是我很感興趣的題材。

我覺得作為創作者，就是用心用眼再用筆去書寫、記錄人間喜樂與疾苦，缺一不可，而疾苦也是最真實當下最直接的展示，能使人共情，能引起共鳴，也能讓更多的視線去直視底層生活。疫情轉眼三年了，這三年裏，如書中所說“給我們帶來的不僅僅是對生活的思考”“問題永遠解決不完，跳出來看會有全新的角度與維度，二看問題的角度，決定世界給的溫度”，我們“尤其時常要重新審視自己不能遺忘”。

《人在旅途》往後讀，是很多對時代有紀念意義的記錄，王冬老師看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、四十年，看電影聯繫起振興中華到中國夢，書寫“時代的傷痕”《芳華》。我也寫過一篇關於芳華的文字，但覺著沒有書中來的深刻，最燦爛的是青春，最灰暗的是戰爭。兩者碰撞出的故事，唏噓出上一輩人共有的的記憶。

印度哲學家吉杜·克裏希那穆提在《生命的注釋》中寫到：“當下遠比明天重要，當下就是永恆”，王冬老師對每一個當下都在認真解讀，這是對生活的熱愛。人生所走過的路，真的每一步都算數。如果沒有足夠的閱歷，很難書寫出深刻。王冬老師的每一篇文章都充滿了自己的思考和感悟，也在很大的程度上激發起我堅持創作的熱情，這一點非常感謝他，感謝他的作品《人在旅途》鼓勵我背上生活的行囊，繼續走上一個人的朝聖路。這本書我視為一份人生中珍貴的禮物。（完）

【作者簡介】

劉芳杏，筆名思賢，雲南玉溪人，85後，文學愛好者。作品散見《公安文聯專刊》《玉溪日報》《詩傳播》等刊及文學網路平臺。